

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生

〔苏〕鲍里斯·科斯科夫斯基 谢苗·塔巴契尼科夫 著



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生

〔苏〕

鲍里斯·科斯科夫斯基
谢苗·塔巴契尼科夫 著

赵 泓 译

新华出版社

根据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2年版《没有比命运更幸福》译出

——关于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故事

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生

【苏】鲍里斯·科斯秋科夫斯基 著

**谢苗·塔巴契尼科夫
赵泓 译**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插页2张 306,000字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138-8/K·159 定价：6.60元

目 录

第一部 春天的旋律

第一章	“我们活着？我们——活——着！”	(3)
第二章	生活紧张起来	(15)
第三章	药店主人的助手	(22)
第四章	信任	(31)
第五章	活动积极分子	(45)
第六章	党的任务	(49)

第二部 安德烈同志

第七章	在乌拉尔的一个城市	(71)
第八章	石头帐篷	(83)
第九章	“感谢祷告”	(89)
第十章	公社	(100)
第十一章	在上伊谢特	(106)
第十二章	苏维埃	(114)

第三部 二月以后

第十三章	你好，彼得堡	(125)
第十四章	相逢，相逢	(133)
第十五章	波塔佩契	(142)
第十六章	在管院子人尼科奇姆住的房子里	(150)
第十七章	“弄清楚自己志向的人是幸运的”	(157)
第十八章	重返叶卡杰琳堡	(162)
第十九章	第一次自由的	(171)

第四部 1917年4月——7月

第二十章	难忘的	(187)
第二十一章	相识	(203)
第二十二章	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里	(209)
第二十三章	公务、公务	(219)
第二十四章	回到不久以前的过去去	(226)
第二十五章	有这样的党!	(242)

第五部 理想正在实现

第二十六章	7月3日之后	(253)
第二十七章	暴风雨前夕	(269)
第二十八章	向往布尔什维克	(278)
第二十九章	时机成熟了	(283)
第三十章	“请把规章寄出”	(301)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冲击	(308)

第六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第三十二章	存在还是不存在？	(321)
第三十三章	莫斯科，1918年	(338)
第三十四章	在故乡的城里	(351)
第三十五章	“大都会”饭店的一个房间里	(356)

第七部 到最后一息

第三十六章	朋友们相逢	(373)
第三十七章	叛乱	(381)
第三十八章	戈伦发起愁来	(397)
第三十九章	谋害	(403)
第四十章	两封信	(411)
第四十一章	最后的日子	(413)

在活动初期，他还是一个青年，那时，他刚有了政治认识，就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了。二十世纪初，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突出的典型……

弗·伊·列宁

第一部

春天的旋律

第一章 “我们活着？ 我们——活——着！”

每天早晨雅科夫一下子就醒来了，好象有人紧靠着他擦火柴点起了火。苏醒总是和日光的闪耀联系在一起，从小开始就是这样。那时，斯维尔德洛夫一家的孩子们都睡在一间小屋的一张厚床垫上，这间小屋既是厨房又作孩子们的卧室。父母起得很早，他们的“卧室”就直接设在工场间。天蒙蒙亮父亲就已经在锯着什么东西，用小榔头、象啄木鸟似地敲打金属。母亲悄悄地提来水，搬来柴，生起了荷兰式炉子，孩子们睡的地板很快暖和起来了。也许，是母亲的脚步声，她的连衣裙轻轻的触碰才产生了这种不平常的幸福感觉？他仿佛已经看到伏尔加陡峭的岸，浩渺宽阔的水面，绿色的草地，一束束照射着的阳光。母亲怎么知道雅科夫没有睡着？——这是个谜。她低低地俯下身来，碰着他的鼻子耳语道：“我们活着，我们——活——着！你别假装了，我看到了。”母亲温柔的耳语和呼吸，她那由于洗衣服而变得粗糙的散发着桦树气味的手掌……

齐诺维睡得很不安稳，在地板上辗转反侧，推推挤挤。维尼亚在睡梦中叫喊。雅科夫只有很短的一瞬间仿佛掉进了深渊，随即便是光明，便是温暖。太阳照耀着，还有伏尔加河岸，还有那清凉的水。

我们活着？我们——活——着！

实际上，每一个新的一天是怎么回事？是命运的礼物。前面是整整的一天——要知道这是永恒。可以无聊地，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地度过这一天，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运动，在烟雾缭绕、空气混浊的房间里，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知道，错失了做善事的机会。也可以贪婪地，把它拉得无限长，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带来欢乐的微小的机会。这样的人多的是。可如果这样来度过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仿佛这每一天和每一小时对你来说是唯一的，一去不复返的，于是你急急忙忙，急急忙忙给陷于困境的人们做好事，给贫穷和痛苦的人们做好事——真正革命者的使命不就在这里吗？没有比这样的命运更幸福的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雅科夫每天早晨总怀着一种振奋和希望的情绪醒来。

不知怎么，孩提时代和大人们才能懂的严肃的事情，已经非同寻常地交织在一起。那狭窄而又肮脏的老兵胡同，沃洛佳·鲁鲍茨基住的两层楼小房子比其他东西更经常地浮现在他的记忆里。雅科夫喜欢他那双深褐色、聪明的眼睛，稠密的往后梳的头发，嗨，沃洛季卡，图画画得多棒！下戈罗德的画家卡列林有一次看到鲁鲍茨基的画以后免费给他上绘画课。

当时符拉基米尔和雅科夫在一起时，从来不说“我”这个词，只有“我们”……在这里，在鲁鲍茨基家里的顶间，他们庄严发誓，在反对暴政和不公正，反对富人保护穷人的斗争中他们是忠实的朋友，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里表现出孩子的急躁和不是孩子的认真，还有确信自己正确，准备毫不迟疑地实现誓言的决心。

“革命”这个词象炎热天气里的一阵清风，吹过宽阔的伏尔加河，来到它陡峭的岸上，来到古老的俄罗斯城市：下诺夫戈罗

德。“革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这些词常常在下戈罗德雕版师米哈伊尔·伊兹拉伊列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的家里重复着。

米哈伊尔·伊兹拉伊列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本人对政治倒不感兴趣，他知道一点：为了养家糊口，让家里的人有衣着，有鞋穿，还要准备一点钱急用，他得干活。在他们的家族里，都是工人，他们的远祖是从波洛茨克来的小市民，大概是熟练的钻工。他们的姓是从白俄罗斯语“斯维尔德洛”这个词来的，父亲交给米哈伊尔自己那不很赚钱，但毕竟很实在的事业：在萨拉托夫，斯维尔德洛夫家有一个小小的刻印章的作坊，这个小作坊无法使他们成为富人，但是只要有生意，穷日子还是可以过的。但到哪儿去找生意呢？当米哈伊尔结婚以后，斯维尔德洛夫一家本来就很拥挤的小作坊就显得更挤了。有个朋友出了一个主意：“要是把莉扎的嫁妆加到你不大的本钱中去，那么大概可以在萨马拉或下诺夫戈罗德什么地方买到作工场用的房子。”

好主意总是很难得的，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夫妇就照此办理了，在通往下戈罗德内城的大波克罗夫卡，有一幢正门上面建有花纹阳台的砖结构三层楼，边上是一幢小小的一层楼附属建筑。斯维尔德洛夫一家就搬到这里。

这一家人的生活情况是不难了解的，只要走进一座小小的房间，看到坐在那儿完成例行定货事宜的雕版师，或者看一眼那印花帘幕后面他的一家人就可以明白了。

雅科夫排行第三，在索菲娅和齐诺维之后。米哈伊尔·伊兹拉伊列维奇喜欢讲述雅科夫出生的情况。

“那是1855年5月23日，下戈罗德上空雷电大作，狂风折断了树木，掀去了屋顶，伏尔加河上不光是小船，连大轮船也从一

边抛到另一边。暴雨敲打着窗户，就在家里也觉得可怕。只有我的雅沙才会决定在这种天气里降临人间。”父亲不无幽默地说。

斯维尔德洛夫家的孩子们是在良好的环境下接受教育的。无论女孩还是男孩，从很小母亲就让他们养成爱劳动的习惯。雅科夫还能帮父亲干活，会生炉子，担水，自己缝纽扣，补袜子。当然，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一次，烟囱清扫工到斯维尔德洛夫家里来工作，他们顺着梯子爬上屋顶。雅科夫在同伴中是公认的“登高工人”，他对下面的问题发生了兴趣：要是把梯子拿走，这些烟囱清扫工怎么从屋顶上下来？他是可以沿着排水管爬下来的，可他们呢？看来，管子吃不消他们……晚上父亲把他叫去。

“烟囱清扫工为什么到我们家里来？雅沙，你是怎么想的？”米哈伊尔·伊兹拉伊列维奇平静地问。

“清扫烟囱。”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雅科夫耸耸肩膀，他还不知道：清扫烟囱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不知道，要是烟囱不通干净，要是烟囱被堵塞，烟雾就将跑到房子里来，我们大家就可能煤气中毒。这你明白吗？”

“明白。”

“那么，烟囱清扫工做的是不是好事呢？”

“是好事。”雅科夫心中有数了，明白父亲要引到哪儿去。

“那妨碍干好事，是好还是不好呢？”

回答是很清楚的。

“你可以不回答，”父亲说，“我看出，你明白了，雅申卡，他们干这活不容易。对你来说爬屋顶是好玩，而他们则是在劳动……永远记住：不要对人们做一点坏事。”“不要对人们做一点坏事”，他一辈子记住这句话。

他还记住父亲是怎样说这句话的：在他的嗓音里不是恼恨，而是遗憾，对他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情感到遗憾。从父亲的委屈里他体会出温暖和善良。

有一次，已经过了14岁的齐诺维回家时天已快黑了。

“你上哪儿去了？”父亲问。

“看工业展览会去了。顺便提一提，所有起眼的老板，在那里都有自己的展室，当然，除了我们的大商行。”

米哈伊尔·伊兹拉伊列维奇非常生气：

“你父亲开的是这样一家商行，在这家商行里老板自己是技师，自己是伙计，自己又是会计。我的助手们，上帝保佑他们健康，都是些好人。但象我这样工作，他们还不会，我可以分成两半，一半在这儿，另一半在集市上？上帝没有赏赐我这种才能，而我的儿子认为跑集市比学习一门诚实漂亮的手艺好。”

“顺便说说，”齐诺维火上浇油，“在勃拉齐尔市场还有售货亭，我打听过，可以租——不贵。”

无论米哈伊尔·斯维尔德洛夫是多么生气，他还是在第二天到勃拉齐尔市场去了。他租下的售货亭并不阔气漂亮，但是关于雕版和印刷的招牌看起来却非常庄重。招牌也不比别的“很有威风”的招牌来得差。为了显得更了不起，招牌上还标明“商行”创设于1881年……主人认为，这大概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米哈伊尔·斯维尔德洛夫对迁到下戈罗德来从来也不后悔。他喜欢这座城市，那规规矩矩、很看重自己的马车夫、码头装卸工、嗓音响亮的女人们，甚至那古板迂腐的官员也象是故乡萨拉托夫的。但是“商行”的事业比在萨拉托夫好——顾客多，赚钱也多。他逐渐扩充工场——就在那个院子的厢房里为自家租下一个住房，在老的工场里安上两架印刷机，这样便成了印制名片、

小型广告、说明书的小印刷所。他招了几名助手，没有助手他已经很难应付了。

“从前，”米哈伊尔·伊兹拉伊列维奇说，“有商行，但商行里没有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主人，现在需要考虑到哪儿去弄钱来给工人们付工钱，要不然，工人有了，但商行就将没有了。是的，儿子们正在长大，他们已在了解和学习我的手艺，但现在他们还是不顶用的助手。”

雕版师的这些话里没有责备的意思。

有一次，来了一个个子高高的，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他戴一顶宽边帽，穿一件斜领衬衫，束一根细绳子，穿一条旧裤子，裤脚塞在靴子里，手里拿着一根很沉的手杖。雕版师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这人用浑厚而响亮的男低音把非重读的字母“O”读成重音。

“瞧，真不错——商行，不这样不行！这个商行的活期存款是几百万？”

斯维尔德洛夫严肃地，没有一点笑容地回答：“难道象我这样的技师，要数自己的百万卢布吗？”

“好，这很好……嗯，好吧，尊敬的百万富翁，认识一下吧，我叫彼什科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对我们凶狠的当局来说，我是《下戈罗德报》和《敖德萨新闻》的记者。”

“非常高兴，我姓斯维尔德洛夫，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也许，您想要名片，或者，要刻私章？印刷工作我也能干，当然，书我不印，而这样……”

“那好，看来，我们要从名片开始，他会说，看我们的吧。要向我收很多钱？”

“给你印不要钱。不，您别以为我非常富裕，钱对我来说从

来也不嫌少——我得养活妻子和6个孩子，可是我想让您，彼什科夫先生，使大家看到雕版师斯维尔德洛夫所能干的活儿。”

“意思是说，文学家彼什科夫被您拉来做广告？”

斯维尔德洛夫有些发窘：

“如果我说‘是’，这不大得体；如果我说‘不’，这又不是真情，那么还是这样说好：我不过是想给文学家彼什科夫做一点令人愉快的事。好吗？”

“嗯，您把我解除武装了，技师，完全解除了。我们就从名片开始，我将到工场向您取名片，您的商行使我非常感兴趣。”

彼什科夫向四面张望，确信四周无人时，便对雕版师俯下身来说道：

“说实话，只是用我的名片作广告可能不大好，警察局和宪兵不大喜欢我。嗯，也没什么。看来，我给您添麻烦了……那么您等我来作客吧，百万富翁。”

第二天他到工场去看了一下，从此便常常去。这个工场，还有日日夜夜工作着的却并不富裕的工场主人淡淡的幽默，都合他的心意，还有那几个把主人叫作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徒弟，也让他喜欢。他们在谈到主人时，就象谈到一個善良的，心胸开阔的人。

雅科夫和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总是谈一件事：再读点什么书？

“《牛虻》不错。”

“已经看过了，去年就看过了，”雅科夫回答。“还有《斯巴达克斯》，叶日先生的《黎明》，德米特里耶娃女士的《红色的村庄》，以及斯坚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先生的《安德烈·科茹霍夫》也都看过了。”

“你……那个……不必把作家都尊称为先生，我们算什么先生？而现在你可以读读科罗连科的书，他是一个杰……杰出的作家！”

雅科夫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可是一直没有向他提：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肯不肯读读他们中学的杂志？难道可以对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一个已经出名的作家读一本手抄的杂志？这本杂志是青年学生们委托沃洛佳·鲁鲍茨基和他，雅科夫编辑的，当然，非常想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看。他们是如何嘲笑笨拙呆板的古代史教师，给他画了一幅什么样的漫画。但是不能，否则将会产生你无法回答的问题：杂志是怎样出现的，谁参加了？孩子们发誓对谁也不说他们在中学里有一个秘密小组，他们在这个小组里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书，钻研拉符罗夫—米尔托夫的《历史的信件》，研究政治经济学、《沙皇就是饥饿》的小册子。要知道这又得说出，雅科夫是从哪儿去弄来这些书的，而这是绝密的。

“也许，得承认？”沃洛佳·鲁鲍茨基表示怀疑。

“不，我们没有权利承认。”

有一次，学徒们都回家去了，雅科夫听到父亲对母亲说：

“莉扎，你睡吧，我还有点活要干。”

“休息吧，米沙，急着要干吗？”

“急着要，莉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要求的，这对他很重要。”

当父亲走出去以后，为了不吵醒谁，雅科夫悄悄地也到工场去了。那儿亮着灯。

印刷机象高声喘气似地敲打着，它把黄色的纸一张接一张地抛到一边垛成一叠。多么想读一下上面写的是什麼！他走进工

场，接着立刻发现父亲的脸上有惊恐的表情。

“是谁？”

“是我，爸爸。”

“难道门没有锁上？”

“没有。”

“我完全是发昏了……你要在这儿干吗？”

怎么对父亲说呢，说他要知道彼什科夫写的是什麼，他要在学校的小组里讲给大家听。

“我想……你累了，我来帮帮你。”

“回家去！去睡觉。早上到学校去要迟到的。”

雅科夫走了，但他已经无法入眠。那么，不仅仅中学生们有自己的秘密。谁还有呢？这些人，他们是谁呢？最好赶快长成大入，去了解他们！沃洛佳·鲁鲍茨基倒好，他比雅科夫整整大两岁……，

有一次，沃洛佳出乎意料地夸耀他在年岁上的为首地位。

“我离开学校了，”他对雅科夫说，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严肃表情动了一下眉毛，“整天读死书、读死书，天晓得，就是没生气。要是我带一本与学校大纲不相干的书到教室去，教师就会审问似地问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里面是否有叛逆的内容。”

“那我们的小组怎么办呢？”

“小组我不抛弃，甚至还需要扩大。一些年轻的工人、大学生、实科中学学生会来。我想工作，不仅做一个学生，而是要做一个参加者。有人告诉我一个秘密事情，说在古尔巴托夫工厂里贴出了秘密传单。”

“传单？什么传单？”

雅科夫突然想到一些黄色的纸张，想到父亲夜晚的工作，想